



The Holy See

教宗方濟各向羅馬教區信友致詞

2021 年 9 月 18 日

保祿六世大禮堂

[Multimedia]

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，早安！

大家都知道——這並非一件新事！——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進程即將展開，在這進程中，整個教會都會專注於以下三個主幹的議題：「以共融、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」三個主幹。這將以三個階段來進行，由 2021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。這進程被構思為一股彼此聆聽的動力。我想要強調這一點：這是一個涉及教會各層面及整個天主子民彼此聆聽的行動。（羅馬的）代牧樞機（Cardinal Vicar）和各輔理主教之間、各司鐸之間、各修會會士之間、各平信徒之間，都要彼此聆聽。然後以上各組別之間，也要彼此聆聽。大家要彼此聆聽；彼此發言，互相聆聽。這並非為收集意見，並非為研究，而是聆聽聖神，就如默示錄上所說的：「有耳朵的，應聽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」（默二 7）。要打開耳朵，要聆聽，這便是第一個任務。這在於聽天主的聲音，感受祂的臨在，截住祂的步伐和生命的吹拂。厄里亞先知就有過這樣的發現：天主常是個突然而來的天主，即連祂經過的步伐和現身也是如此：

「那時，上主正從那裡經過，在上主前面，暴風大作，裂山碎石，但是，上主卻不在風暴中；風以後有地震，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；地震以後有烈火，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；烈火以後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。厄里亞一聽見這聲音，即用外衣蒙住臉出來。」（列上十九 11~13）

天主就是這樣和我們談話。我們要側耳細聽的，就是這「輕微細弱的風聲」，去感受天主的微風。一些釋經學者稱它為「寂靜耳語」，也有人稱它為「一縷靜音」。

這進程的第一階段（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4 月）涉及教會的各個教區。正是為了這緣故，我以

你們主教的身分來這裡作分享，因為羅馬教區全心投入這進程，是極其重要的事。如果教宗的教區竟無心投入這事，豈不是丟臉？教宗丟臉，你們也丟臉。

「共議精神」這議題並非教會學的其中一個課題，更不是一個流行語，一個口號，或一個濫用於我們聚會的新名詞。絕不是這樣！「共議精神」顯示出教會的本質，她的形式，她的作風和她的使命。就讓我們來談談這共議性的教會，但必須避免視它只是個可隨意更換的名稱或想法而已。我這樣說，並不是基於神學意見，也不是當作個人想法，而是根據我們稱之為第一部和最重要的一部教會學「課本」，亦即宗徒大事錄。

「Synod」一詞的含義，有助我們明白它有「同行」之意。（譯者註：外語直譯希臘文「syn-hodos」有「同行」之意，再引伸成「共議」。中文通常把「synod」一詞譯作「會議」，此處指世界主教代表會議）。宗徒大事錄是一部講述由耶路撒冷出發，經過撒瑪黎雅和猶太，前往敘利亞和小亞細亞，再到希臘，然後以羅馬為總結的旅途故事。這故事講述天主聖言，與那些留心 and 信從這聖言的人，一起上路的經過。天主聖言跟我們一起同行。大家都是主角，沒有人可純被視為過路的。我們必須好好明白這點：所有人都扮演一定角色。主角不只是教宗、代牧樞機（Cardinal Vicar）、輔理主教。絕不是這樣：我們大家都是主角，沒有人可純被視為過路人。宗徒大事錄書中提到的各職務，那時仍被視為真正的服務。權柄是由聆聽天主和民眾的聲音而來，二者總分不開。這令賦有權柄的人緊貼著「基層」，因為這「基層」正是他們要提供愛德和信德服務的對象。但這旅途故事，不只講及地理上移動的經過，它更講出一種心緒不寧，而這種心緒不寧正是個關鍵詞。如果基督信徒不感到這種心緒不寧，不把它活出來，他就有所欠缺。這種心緒不寧，是由個人的信仰而來的，它令我們衡量做什麼更好，什麼該保持，什麼該改變。這故事告訴我們，原地不動未必對教會是好事（參閱：《福音的喜樂》，23）。這移動是順從聖神的結果，祂才是這故事的編導，當中各人都是心緒不寧的主角，總不停頓下來。

伯多祿和保祿不只是個性各異的人物，而是兩位所代表的、比他們更宏大的視野，能就所發生的事情作反思，展示出一種信仰危機意識——這是另一個要牢記的關鍵詞：「展示出一種信仰危機意識」——驅使他們勇於嘗試、發問、改觀、犯錯及從錯誤中學習，尤其是在困難中抱有希望。他們都是聖神的弟子，聖神為他們指點宣講救恩的路線，為他們開闢門路，推倒圍牆，打破枷鎖，開拓新境界。這可代表我們要出發、改道、擺脫那些令我們裹足不前的信念，使我們與人同行。

我們可看到聖神怎樣驅使伯多祿，令他前往外教人百夫長科爾乃略之家，即使他也曾躊躇過一會。你們還記得：伯多祿之前曾見一個令他感到不安的神視，當中他被要求進食所謂不潔的食物，雖然他得到保證，天主所潔淨的不可再視為不潔，但他仍感到困惑。他正設法理解這事的時候，剛好科爾乃略派來的人到了他那裡。科爾乃略本人之前也獲得了神視和指示。他雖是個羅馬官員，卻虔誠和受猶太教感染，但仍未完全歸依成為猶太教徒或基督徒：他仍過不了任何宗教「關卡」。他雖是個外教人，卻獲啟示知道他的祈禱已蒙天主俯允，且他要派人邀伯多祿到他家來。就在此時，正當伯多祿猶豫未決，而科爾乃略在不知之雲中引頸企盼之際，聖神化解了伯多祿的抗拒，揭了傳教史的新頁。聖神就是這樣行動：沒錯，就是這樣。兩人的相遇，展開了基督信仰最美麗的一個階段。科爾乃略倒履相迎，俯伏在伯多祿腳前，後者扶起他說：「起來！我自己也是個人！」（宗十 26）。我們都這樣說：「我是人，我們都是人！」我們大家都要這樣說，連主教們在內，大家都要說：「起來！我自己也是個人！」聖經強調伯多祿跟科爾乃略親切談話（參閱：宗十 27）。基督信

仰常應富有人情味和人性化，消弭差異和距離，把它們轉化成親切和親近。教會災害之一，更準確的說是錯亂之一，就是那把司鐸和主教與民眾區隔的聖職主義。與民眾區隔的主教和司鐸，只成了官員，不再是位牧者。教宗聖保祿六世愛引用泰倫斯的格言說：「我是人，沒有什麼有關人性的事非關我。」伯多祿與科爾乃略的相遇，解決了一個難題，有助作出隨便向外邦人直接傳教的決定——正如伯多祿所說的——深信「天主是不看情面的」（宗十 34）。我們不能以天主的名義去歧視他人。在我們之間，歧視也是一個罪過：「我們是潔淨的，我們是選民，我們屬這個知曉萬事的運動，我們是……。」不是這樣的。我們所有人都是教會。

你們都知道，我們是不可以脫離這個不設界限的寬大和殷勤的園地，去理解「教會的大公性」。成為教會就是朝著天主的胸襟前進。我們再回到宗徒大事錄去，那裡出現了如何組織信友數目日漸增多的問題，尤其是援助窮人的需要。有人指出寡婦們被忽略了。要解決問題，就要聚集門徒一起，於是大家共同作出決定，要委任七個人全職負責服務（*diakonia*），負責照顧膳食（參閱：宗六 1~7）。教會就這樣靠著一起辨別辨明，因應需要和生活的現實，以及藉著聖神的力量，一起同步向前邁進，這就是她的共議性。但聖神一直是教會內的偉大主角。

此外，不同的看法和期望也會產生衝突。我們不要害怕：今日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我們巴不得能這樣爭論一番！這都是順從聖神和向聖神開放的標記。有些衝突甚至會達至激烈程度，就如有關為外邦人行割損一事，直至被稱為耶路撒冷會議有所決定為止，這亦是第一次教會會議。即使今天，也有人會對事情抱僵化的態度，局限了天主的寬宏大量（*makrothymía*），即祂那富於耐性的目光，寬大的目光，長遠的目光：天主放眼遠觀，天主並不急躁。僵化就是另一種對天主忍耐的歪曲，這是違反天主至尊的罪過。即使今天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。

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一些由猶太教歸依過來的人，自我指涉地堅持說，誰若不遵守梅瑟法律，便不能得救。他們這樣回駁保祿，因他宣布人直接因耶穌的名而得救。他們反對保祿的做法，無異於放棄接納由外邦歸依的人。保祿和巴爾納伯遂被派往耶路撒冷，去見宗徒和長老。這並非易事：對這問題的不同立場，看似難分難解，大家辯論多時。問題在於承認天主有行動自由：任何事物，不管是人的出身，還是他的倫理和宗教背景，都不能阻擋天主進入人心內。當大家都認同，那「洞察人心」的天主——一位認識人心的專家——也親自肯定外邦人可以得救，「因為祂賜給了他們聖神，如同賜給了我們一樣」（宗十五 8），僵局就因此打破。這樣，大家對這事的看法都得到尊重，同時遏止了過份的行為。大家很重視伯多祿與科爾乃略的經驗，以致在「最後文件」中，記錄了聖神怎樣在這作決定的過程中行動，以及祂經常啟迪人的智慧：「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，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」（宗十五 28），除非是必需的事。「我們」：在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中，我們要一起走，好能說出「聖神和我們決定」這句話，因為你們在聖神的引領下，要彼此不斷對話，還要與聖神對話。你們不要忘記這句話：「聖神和我們決定，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。」「聖神和我們決定」：在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過程中，你們要設法可以這樣說。如果這過程中沒有聖神臨在，這只算是一次教區性的議會，而不是一個「共議性的」世界主教代表會議。我們並非要舉行一次教區性的議會，也不是一次研究這個或那個問題的研討會：我們要做的是彼此聆聽和聆聽聖神的過程，彼此討論和與聖神討論，那也是一種祈禱方式。

「聖神和我們。」然而，單打獨鬥的誘惑常存在，代表著一種替代式的教會學——支持這種替代式教會學的，大有人在——就好像主耶穌升天後，留下了一個空缺要我們去填補一樣。絕非如此，主

留給了我們聖神！耶穌說得很清楚：「我也要求父，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，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。【……】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」（若十四 16、18）。教會便是這許諾實現的聖事或標記，正如《教會憲章》（1）所說：「教會在基督內，好像一件聖事，就是說教會是與天主親密結合，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。」這句話反映出耶路撒冷會議的見證，否決那些固執地要取代天主位置的人，他們企圖以自己的文化和歷史信念去組織教會，迫使教會建立戰線，設立令人感到自責的關卡，形成一種褻瀆天主無條件施與恩惠的思維。每當教會以言以行，見證天主那無條件的愛和那包容的宏大胸襟時，教會才顯出她真正的大公性。教會在內外都感受到一股推動力，把它推展至各個時空。這股動力和能力都是源自聖神：「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，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，並直到地極，為我作證人」（宗一 8）。領受聖神的力量去作見證：這就是我們教會要走的路，我們如果在這路上行走，我們便是教會。

一個共議性的教會，亦即主曾許下聖神要和我們在一起的聖事教會。只要我們加強與聖神和來世的密切關係，便能體現出這教會。感謝天主，爭議經常存在，但要找到解決，便要靠聆聽天主的話和祂在我們當中的聲音，藉祈禱和開眼細察四周的一切，實踐一個忠於福音的生活，以一個旅途式的釋經，去查考天主啟示的話，這種釋經能持守著宗徒大事錄內所展開的旅程。理解和詮釋的方式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個旅途式的釋經，就是繼續上路。這是指梵二後開始的旅途嗎？不，是指首批宗徒所開始，而仍在繼續的旅途。當教會裹足不前時，她就不再是教會，而是個美麗的善會，因為她把聖神困在籠中。旅途式的釋經，能持守宗徒大事錄內所展開的旅程。若不是這樣，便會令聖神屈辱。古斯塔夫·馬勒（Gustav Mahler）認為——我在其他機會上也曾說過——忠於傳統不在於崇拜灰燼，而是要保全薪火。我想問問大家：「展開這共議性的進程前，你們較想做什麼？要固守教會的灰燼，亦即你們的善會，你們的小組，還是要保全薪火呢？」你們更想崇拜自己的東西，即那些把你們重重圍住的事物——我屬於伯多祿，我屬於保祿，我屬於這個善會，你們是他屬，我是司鐸，我是主教——還是你們奉召去守護著聖神的火呢？馬勒是個偉大的作曲家，但在反省上也是位智慧大師。《啟示憲章》8 引述致希伯來人書的話說：「『天主在古時，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，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』（希一 1），但仍不斷地與祂愛子的淨配交談。」聖文生·萊林（Vincent of Lérins）曾講過一句很巧妙的話，他把成長中的人類，與代代相傳的傳統作比較，認為若不讓「信德的寶庫」不斷進展，就不能把它保存下來，這寶庫要「經年累月得鞏固，與時並進以發展，歲月流長臻至善」（*Commonitorium primum*, 23, 9: "ut annis consolidetur, dilatetur tempore, sublimetur aetate"）。這就是我們旅程的特色：事實就像水一樣，神學事實也亦然：水若不流動，便會停滯發臭。一個停滯不前的教會，便會開始敗壞腐化。

請看，我們的聖傳是如何像一個發酵的麵團，在這發酵的過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它成長；在這麵團內，融合正逐漸形成：一起同行實現出真正的共融。在這點上，宗徒大事錄也有助於向我們說明：共融並不會抑制相異。這正是五旬節令人驚訝之處，那時語言相異並不構成障礙：雖然大家彼此陌生，但因了聖神的力量，「每人聽見他們說我們出生地的方言」（宗二 8）。大家都感到親切如家，同途雖各異，卻能並肩共往。（請恕我談得太長了，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件嚴肅的事，我就繼續說好了……。）

我們再回到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進程上：教區階段極其重要，因為它實現聆聽全體已受洗的信友，而他們就是那享有不能錯的信仰意識（*sensus fidei in credendo*）的主體。要擺脫對教會有一個僵化的形象，會遇到不少阻力：在這形象中，長官和下屬、教導者和受教者，清晰分明；但這卻忘

記了天主喜歡顛倒位置，如瑪利亞說的：「祂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，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」（路一 52）。一起同行，易看到教會的橫向面，而非她的上下直向。共議性的教會卻清除這橫向面上的障礙，好能看到升起的基督旭日：興建階級的華廈，只會把她遮蓋起來。牧者與天主子民同行：我們作為牧者，與天主子民同行時，時而領前，時而當中，時而在後。善牧要這樣行走：領前作引導；當中作鼓勵，以免忘記羊群的氣味；在後是因為人民也有自己的「嗅覺」，可以找到旅程上的新途徑，也能在迷路時尋回去路。我想強調這點，也為提示本教區的主教們和司鐸們。在這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進程中，他們要問：「我能否行走，能否走在前面、當中和在後？還是只會留在主教座上，頭戴禮冠，手拿牧杖？」與羊群混在一塊兒，卻不失為牧者而非羊群：羊群知道我們是牧者，他們知道分別何在。牧者走在前面作引路，留在中間去感受人民所感受，尾隨為協助那些較為後方的，同時讓人民以自己的嗅覺去找更好吃的青草。

信仰意識賦予全體信友執行耶穌基督的先知任務的尊嚴（參閱：《教會憲章》，34~35），讓他們能辨別出今日活出福音精神的途徑。這就是羊的「嗅覺」所在，但我們必須留意，在救恩史上，我們在上主牧者前都是羊。這圖像有助我們明白，促成這「嗅覺」的兩個特點，一個是個人的，另一個是團體的：我們都是羊，也屬羊群之一，而這裡所指的羊群代表教會。我們在日課經的誦讀日課中，剛讀到奧思定的「論牧者」，當中有這樣一句說：「同你們在一起我是羊，為你們我卻是牧人。」個人和教會團體這兩特性是分不開的：若不參與教會的生活，便無法有信仰的超性意識，因為這不純是一種天主教活動，卻尤其應是那種藉懷有「基督所懷有的心情」（斐二 5）而獲得的「意識」。

運用這種信仰意識時，不能只限於傳達我們就這個或那個議題，或對某教義或某教律的看法，作意見交流。不，那些只是工具，是言辭的表達，是教義或教律的表述而已。以大多數和少數作分別，這種思想也不應得逞：那是議院的做法。多少次，那些被人「棄而不用的」竟成了「屋角的基石」（參閱：詠一一八 22；瑪廿一 42），那些「遠離的」竟成了「親近的」（弗二 13）。那些屈處邊沿的、貧窮的、沒有希望的，竟被選作基督的聖事（參閱：瑪廿五 31~46）。教會就是這樣。每當某些組別想突出自己時，他們都沒有好結果，甚至否認救恩，陷於異端邪說。我們可記得那些曾聲稱令教會向前邁進的異端，如白拉奇主義（pelagianism；譯者註：否定原罪及聖寵之重要性）和楊森主義（jansenism；譯者註：強調原罪徹底破壞了人之本性，主張人無自由意志，基督救世只限於預定者）。所有異端都沒有好結果。唯識論（gnosticism；譯者註：強調唯由知識，始能得救）和摩尼派（manichaeism；譯者註：主張善惡二元論）一直設法誘騙教會。我們非常用心令禮儀慶典進行得盡善盡美，那是無可厚非的，那原是好事——雖然我們有時只為自我安慰而做——但金口聖若望（St. John Chrysostom）卻提醒我們：「你想尊敬基督的身體嗎？那麼你就不要讓他在自己的肢體內受到輕慢，即不要讓窮人衣不蔽體。你不要在教堂這裡以錦繡綢緞來尊敬他，卻讓他在外面寒風凜烈下赤身露體，而置之不理。那曾說『這是我的身體』的，更以說話肯定這事實說：『你們見我餓了，卻沒有給我吃的』，並且說：『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，便是沒有給我做』」（In Matthaeum Homiliae, 50, 3）。「我的教宗啊！你這話有什麼意思？所有窮人、乞丐、吸毒青年，這些社會所遺棄的人，都要有分於這世界主教會議嗎？」親愛的，你說得對。因為這不是我說的，而是主所說的：他們都是教會一分子。以至如果你不邀請他們（方式仍有待商榷），或如果你不設法走到他們那裡，陪伴他們片刻，去感受一下他們所感受的，而非只是感受他們所說的——即使他們或許會辱罵你——那麼你仍未做好這會議所應做的。這會議無遠弗屆，包括所有的人在內。這會議也是談及各人問題的好機會，談及我作為你們主教的問題、輔理主教們的問題

、司鐸們和平信徒的問題，以及善會會員的問題；這些問題一概包括在內！但如果我們不讓社會這些「問題人士」，即這些被社會遺棄的人參與其事，我們便無法真正處理好自己的問題。這點是很重要的：應讓自己的問題在對話中浮現出來，無須加以辯解。你們不要害怕這樣做！

我們要自覺屬於一個得蒙天主許諾的大民族，朝著一個未來邁進，為能參加天主為萬民所預備的盛宴（參閱：依廿五 6）。在此，我也想說明「天主子民」這觀念，因為對此也有些僵化和引起分歧的詮釋，糾纏於一個排外和特權的思想內，就如他們解釋「召選」的觀念時一樣，先知們早已加以糾正，並指出應如何正確明白過來。作為天主子民並非一個特權，而是某人所領受到的恩賜【……】為他自己？不，而是為了眾人，這恩賜是要送給別人的：這是一項使命。召選是某人為了大眾而領受的恩賜，是我們為了他人而領受的，它既是一個恩賜，又是一項責任。這責任就是不但要以言，也要以行去見證天主的奇妙化工，使人對之有所認識，從而發現天主存在於世上，並接受祂的救恩。召選既是一個恩賜，那麼問題就是：我之身為基督徒，我的基督信仰，怎樣才能送給別人？天主普救世人的意願，是藉聖子的降生而實現於歷史和賜予整個人類的，好讓眾人借助教會，能成為天主的子女，並彼此成為弟兄姊妹。這樣便能實現天主與人類的全面和好，而教會正是整個人類團結的標記和工具（參閱：《教會憲章》，1）。梵二前，這種思想藉仔細研讀教父著作早已成熟，視天主子民是邁向天國的實現，邁向天主所創造和深愛的人類的大團結。我們按宗徒的承傳所認識和經驗的教會，應自覺是與這普遍召選有關，並要為實現這事而努力。我就是依照這精神，寫下了《眾位弟兄》通諭。正如教宗聖保祿六世所說的，教會是人道的導師，今天她更要成為兄弟情誼的學堂。

我為什麼要對你們說這些事？因為在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進程中，聆聽必須顧及的信仰意識，但我們也不應忽略一切來自我們最意想不到者的「直覺」：這雖屬「游離分子的嗅覺」，卻同樣有效。聖神自由地行事，不受任何局限，更遑論會受到人們所屬羣體的限制。堂區若要成為社區內眾人之家，而不是私人會所，你們便要開放門戶，不要只理會那些常客，或那些與你們臭味相投的人，他們只占不多於百分之 3、4 或 5。要讓所有人進來……，你們也要親自出去接觸他們，讓他們提出問題，視他們的問題為你們的問題，與他們一起同行：聖神會帶領你們，你們要信賴聖神。不要怕與人交談，即使這交談令你們感到驚愕：要知道，這是救恩的交談。

你們不要氣餒，要準備面對意料以外的事情。戶籍紀廿二章有段記載，講述一頭母驢竟成了天主的先知。以色列民快要結束走向福地的漫長旅程。他們過路時，摩阿布王——巴拉克感到震驚，遂想借巴郎術士的能力去阻止這民族，以避過一場戰爭。這位術士既相信天主，遂求祂指示應如何是好。天主告訴他不要聽從王的話，但他在後者堅持下，作出了讓步，騎上母驢去完成任務。但那頭母驢看到天使拔劍阻擋，表示天主不准許這事，遂掉頭而去。巴郎拉住牠、打牠，也不能令牠重新上路。直至那頭母驢開口與這術士對話，令他開眼明白過來，把他原先詛咒和死亡的任務，轉變成祝福和生命的任務。

這故事教訓我，要信賴聖神常會令我們聽到祂的聲音。連一頭母驢也可成為天主的聲音，令我們開眼，在我們犯錯時矯正我們。連一頭母驢也能做到的，一位已受洗的信友、一位司鐸、一位主教、一位教宗，更能做到。只要信賴聖神，祂會利用整個受造界向我們說話：所欠的只是我們洗耳恭聽。

我到這裡來鼓勵大家，要認真看待這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進程；我對你們說，聖神需要我們。這話是真的：聖神需要我們。你們要彼此聆聽，便會聽到祂的話。不要錯過或排除任何人。不要只靠重組架構來鞏固自己——這是個大錯覺！——給予訓導，舉辦退省和講座，或發出指引和計劃——這些固然都是好事，但這些只是附屬於另一事情，亦即是要重新發現我們是一個人民，願意彼此同行，並與世人一起同行。在羅馬的人民，包括各種不同的人，且都是來自不同處境：這是何等豐富，充滿各色各樣！但我們必須跨越那百分之 3~4 與你們關係最密切的人，出去聆聽其他的人，即使他們有時甚至會辱罵你們，把你們趕走，但你們必須知道他們所想的，卻不要把我們的看法強加於他們：要讓聖神向我們說話。

在這新冠疫情之際，天主推動教會的使命，使她成為治癒的聖事。我們的世界發出了它的哀號，展現了自己的脆弱：我們的世界需要治癒。

大家鼓起勇氣，努力向前邁進！多謝各位！

(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)